

今年的春节来得早，“回家过年”的声音也响起得早。

由于我人生的经历中有二十余年的日子是在西南山乡里度过的，“回家过年”这句话，听来就觉得十分敏感。在那些年里，回家过年对我们这些遥居山乡的人来说，是一件很大的事情。不像今天的年轻人，有“说走就走”的潇洒。决定了要回家过年，首先得要请假，请准了假期，就得进行一系列的准备。购票，是第一位的事情，能否购到票，是能不能回家过年的关键。购到了硬座票，自然是满心欢喜，漫长的旅途总算保证有一个固定座位了。想回家的人多，直达上海的列车每天只有一个车次，硬座票经常是买不到的，那就得下决心买一张站票，准备好上了列车没有座位，在49个小时两天两夜的漫长旅途中吃个苦头。即使买到座位票的旅客，享受两天两夜的“车厢文化”之后，抵达上海了，往往已是精疲力尽，疲惫不堪，到家洗个澡就想睡个觉。回上海是这样，年过完了再回去，同样还得经历一番扛着大包小包回到山乡的艰辛旅程。

回家过年

叶辛

正因为有过一次又一次这样“回家过年”的亲身体会，故而我对于春运，对春运潮的人流，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深切体会。经常向周边人打听他们现在“回家过年”的亲历。

小顾是我们这里的钟点工，她干活勤快认真，善解人意，深得离退休老人喜爱和欢迎。来上海打工20年了，和丈夫二人已经在近郊买下了两小套房子。他们两口子是苏北响水人，我年年问他们，回家过年吗？他们都会争相告诉我，要回、要回家和双方父母过年的。初来上海打工时，去响水一趟不容易。回家那天，要赶早到闸北的客车站去，天不亮4点多就起床了，吃吃东西带上包，必须在8点之前坐上车。客车同样要摆渡过长江，客车到了响水县城，还得换车，紧赶慢赶，晚上7点到达村里，是顺利的。中间一个环节出点差错，误了点，八九点钟到家里

是常事。有一回半夜才进家门。一句话，回家过年很辛苦。

近几年情况大为改观，一是建了大桥，二是苏北高速公路修得四通八达。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是小顾的哥哥买了车，小顾两口子坐上哥哥买的吉利轿车，上午八点过离开上海，中午十二点给我老伴打来电话，带着笑说：“王老师叶老师，4个小时不到，我们在家吃上饭了。哈哈！”

前几天我碰到她，问：“小顾，今年回家过年吗？”她答：“叶老师，今年我在常州读大学的儿子回上海我们家过年，响水老人也来。”

“我，回家过年，回家过年，为的是啥呢？”

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奔波劳累，忙忙碌碌的人们，经历了一年四季的风霜雨雪”，也如同大自然的万物一般，需要慰藉，需要歇息，需要精神上的放松。回家过年，为的是合家团圆；回家过年，为的是了却全家每一个人的心愿；回家过年，更是要寻找其乐融融的氛围带给所有家人心上的那份甜。
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千家万户的习俗都是乐融融地团聚在家里吃年夜饭。一到大年三十，各家父母都会大显身手，烹饪出有自家特色的年夜饭。那时，我家同层邻居就有宁波人山东人广东人，年夜饭做得富有地域特色。

过年前买菜买副食品很闹猛。采购大军几乎都由放假的学生组成。元旦过后，商业部门会向全市居民发放副食品供应卡和五颜六色的定量供应票。鱼每人一斤，鸡蛋每户3斤，鸡鸭每户2斤以上一只，牛肉是专门供应回民的，每人3斤。

那时，因为家中没有冰箱，采购副食品的高峰都集中在大年夜的前两天。小菜场清晨5点开秤，我家一般是哥哥4点就把我们从睡梦中拉醒。到菜

场后，他分配我们在鱼肉禽蛋摊位前排队，还为晚到邻居放个菜篮子或是一块砖头，以示这个位置有人已排着了。哥哥是我家买副食品的总负责，他在几个摊位巡视，看我们弟

私家菜盛宴

陆海光

妹谁排到了，他就进队列按照父亲给出的清单挑选副食品付钱。

那时，年夜饭所以有年味，还在于菜肴都是我们兄弟姐妹配合父母完成的，有参与感。大年夜前一个星期，哥哥去把定量供应的年糕买来，泡在一个缸里，以备春节期间食用。我最爱吃父亲做的黄芽菜肉丝炒年糕。哥哥和我还要将买来的糯米，磨成水磨糯米粉。那

时，厨房是4家合用的。小年夜的厨房特别热闹，家家都在预制年夜饭菜肴的半成品。母亲在小年夜要做好二三十个蛋饺，煎好做熏鱼的青鱼片，烹饪好水笋红烧肉，四喜烤麸。

大年夜的上午，父亲要关嘱我调制好色拉油。那时，市场上没有现成的色拉油供应，父亲教我鸡蛋清怎么打成色拉油。

父亲做的土豆蛋白豌豆拌起来的色拉特别美味。

那时，大年夜还不是放假日，但各单位的领导都很人性化，下午都可以早早走人。父亲回到家里，系上围兜，便非常投入地

热炒各道大菜。松子黄鱼，炸猪排，炒鳊丝，在肉浆中加入马蹄的红烧狮子头，红烧栗子鸡——都是父亲的拿手招牌菜。

“吃年夜饭喽！”父亲乐呵呵地端上一个热气腾腾的铜制暖锅，则预示着父亲完成了年夜饭所有的菜肴。这个铜制暖锅底座里还能看到黑色的木炭，燃烧出火红火红的火苗。

我家是个大家庭。年夜饭祖孙三代同桌，人气旺乐融融。家里日常用的八仙桌不够用了，得加上一个圆台面，满满坐上12个人。父亲在

我们家是大山，年夜饭要等父亲歇手坐定后才能开吃。母亲先是给祖母倒上一小杯红酒，然后给父亲倒上一杯暖好的黄酒。我们兄弟姐妹倒上自己爱喝的果子酒或是汽酒。祝贺新年的话每年都由母亲说。母亲总朴素地说上这几句话：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工作顺利，年年有余！

在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，千家万户平时都以素食为主。老百姓都把年夜饭视作开年盛宴。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条件把年夜饭移到饭店里去享用了。但年夜饭也由此失去了家人参与制作的闹猛和程序中的年味。

月看多时”一句，极言他在除夕之夜的孤独寂寞之感。今天读来，仍不禁为之一洒同情之泪。

古人的除夕诗作，固多名篇，今人承前人之余绪，除夕诗作也不乏佳作。著名小说家张恨水早年从事编辑工作，在24岁那年，他由芜湖到北平任《益世报》助理编辑。就在那一年的除夕，他写了这样一首诗：“宣（指北平宣武门）南车马逐京尘，除夕无家只此身，行近通衢时小立，独含烟草看忙人。我们在诗里行间，依稀看到了黄仲则的影子。另一首意味深长的除夕咏诗，则是一

代学术大师陈寅恪，在1954年除夕，题于他夫人唐筼（晓堂）所画之寒梅图上的一首五言绝句。陈寅恪在旧体诗上的造诣很深，他的题画诗云：“晴雪映朝霞，相依守岁华。莫言天地闭，春色已交加。”（《癸巳除夕题晓堂画梅》）他的这首除夕题画诗，表达了诗人夫妇相濡以沫、相依为命的真挚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殷殷企盼，示人以与常人无异的内心世界，颇堪玩味。这也正是陈寅恪此诗远胜于一般除夕咏诗的地方。

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。”除夕之夜，一杯香茗在手，吟咏这些蕴含独特人生感悟的除夕诗作，别有一番情趣，会心之处，不啻是一餐丰盛的精神年夜饭！

一进一出老人钱

——“左邻与右舍”之十六 童孟侯

王老爹和陈阿奶是同一条弄堂同一个石库门的老邻居，一直蛮热络，想不到在养老院又做了邻居，更想不到两个人不热络了，不理不睬，好像冤家。

以前，王老爹有了钱就会颤巍巍到银行去存，他不喜欢看不见柜员的自动存取款机，也不喜欢看不到数目的信用卡借记卡，他叫柜台办一张纸质的存折，还留了密码，然后离开银行。过一个月，退休工资又来了，王老爹又去银行，又办了一张纸质的存折。第三个月他照样再去办一张……

去年年底，王老爹迷糊了，熟悉的人都变陌生了，只认得儿子和媳妇。儿子送他进养老院，在整理王老爹的抽屉时，发现了老爹20多本银行的纸质存折，他就到银行去取老爹的钱。柜员说：身份证给

我，请按密码。密码是什么呢？儿子先输人家里电话号码的六位数，不对；再输入门牌号码，也不对；儿子只能乱输，输个123456，竟然对了，取出了4000块钱。可是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……的密码就不对，不是123456。柜员说：你不能取存折里的钱。

儿子赶到养老院问老爹。老爹说：密码是123456嘛，有的是234567，有的是456789……

儿子回到银行，一张一张按密码，结果又按对了两张卡的密码，取出8000块，其他的都对不上。他很耐心地继续试，继续按。后面的顾客光火了：依一直弄过去，我们一直等依啊？

大堂经理在他耳边出主意：还是统统报失吧。

王老爹的老邻居陈阿奶是信佛的，不要说初十五，每个礼拜都要到法藏寺去几次。先烧香，再点蜡，再跪拜，最后把口袋里的钱统统塞在功德箱里。有一次女儿帮她到银行取来当月的退休工资4000块，陈阿奶正好到寺里去，就把4000块统统塞

在功德箱里。她一边塞一边埋怨：箱子的口为什么开得小，钞票塞都塞不进去！

女儿不能说老娘什么，老娘愿意把钱献给菩萨，谁都不能阻拦。她把这事告诉王老爹的儿子：小王，还是依阿爸好，钞票保得牢。

去年年底，陈阿奶像王老爹那样迷糊了，女儿要上班，无暇照顾，就把陈阿奶送到养老院去。护理费、住宿费、餐饮费加在一起，养老院每月要收4000块。整理行装时女儿想拿

母亲的钱先付第一个月的养老院费用，哪晓得妈妈没有积蓄，只有几十块零花钱。女儿摇头：菩萨啊，今后我妈妈的退休工资就让她自给自足吧。

我们给婴儿一块面包，他们也许会拿在手里玩；我们给婴儿一块积木，他们可能会放进嘴里咬。婴儿可爱，老人也很可爱。王老爹和陈阿奶管理钞票，一个喜欢进，一个喜欢出，那是他们的天真无邪，或者说返老还童。我们还是认可他们的“纯天然”吧，一旦他们进了养老院，也许就不那么可爱了，因为“财路”都封死了，他们觉得不开心，于是一对老邻居也不理不睬，好像是对方去告了密……



鼠

中国画（

鲍莺

除夕因有除旧更新之意，历来为我国人民所看重。诗人是敏感的，除夕之夜，不免思绪涌动，长歌短咏，古往今来因此而留下了不少名篇佳句。

赋诗咏怀是除夕之夜传统的守岁活动之一。最早的有南北朝时梁人徐君苗的《共内人夜坐守岁诗》：“欢多情未极，赏至莫停杯。酒中喜桃子，粽里觅杨梅。帘开风入帐，烛成炭成灰。勿疑囊轻重，为待晓光催。”此后，唐、宋各朝除夕赋诗者也代不乏人。唐朝史清的《应诏赋得除夜》一诗就写得很有特色：“今岁今

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

邓宾善

宵后，明年明日催。寒随一夜去，春逐五更来。”宋朝诗人姜白石的《除夜自石湖归苕溪》一诗，更是把除夕写得清妙秀逸，别有情致：“细草穿沙雪半销，吴宫冷冷水迢迢。梅花竹里无人见，一夜吹香过石桥。”除夕之夜，诗人并不与家人围炉而坐，却徜徉在梅花竹里和流水石桥之间，听凭沁人心脾的梅香消融入人生苦旅的俗尘和疲惫。斯景斯情令人恍若

置身梦境，这该是一件多么快慰平生的赏心乐事。诸如此类的守岁之诗，还可举出许多，但更为后人瞩目的，是历代文人骚客、志士仁人，在除夕之夜感时伤世、别有寄托之作。戴叔伦是唐天宝、大历之间的著名诗人，他一生宦游四海，终岁辛劳，有时岁末仍羁旅在外，不能与家人团聚。他在《除夜宿石头驿》一诗中这样写道：“旅馆谁相问，寒灯独可

亲。一年将尽夜，万里未归人。寥落悲前事，支离笑此身。愁颜与衰鬓，明日又逢春。”此诗作于诗人晚年任江西抚州刺史的时候，除夜他独对寒灯，自吊身世，凄惶无主，回顾容颜日老，实在没有好心情去面对又一个春天了。虽然此诗被后人传诵不已，但此种况味，今人怕是很难体会的了。

时隔千余年，清诗人黄仲则的《癸巳除夕偶成》一诗，则是一首自况凄苦境地的名作：“千家笑语漏迟迟，忧患潜从物外知。悄立市桥人不识，一星如月看多时。”黄仲则一生为贫病所缠，虽身处上层知识分子，却家境困难，举债度日。全诗反映了诗人的愁苦生活，特别是“一星如

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山西当小兵，快过年时父母从南方给我寄来包裹：糖果、奶粉、白砂糖，还有一包妈妈亲手炒熟的“炒面粉”（开水冲泡即可食用）。父母怕我在部队吃不饱，在北方吃不到精粮，为了让我过年吃个饱，千里迢迢寄来“年货”。收到父母寄来的包裹，心里暖洋洋，吃着父母寄来的年货，读着父母的来信，想起父母，想家了，不由得眼泪汪汪。于是我用自己为数不多的津贴，给父母寄去了我走上人生社会的第一份年货：大红枣、柿饼，还有山西特产“闻喜枣饼”。父母收到后喜出望外，对我的工作生活状况放心了。我因为对父母和家人有所回报，有了一点成就感。这是年货首次赋予我的意义。

到军校后每年寒假回父母家过年，或多或少准备些年货带回家。北方的小米是父母最喜欢的，于是千方百计买些小米带回南方送给家人。过完年，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，女同学聚在宿舍里分享各自从家带回的特产：有北京的“茯苓饼”，天津的“大麻花”，湖北的“麻糖”，成都的“灯影牛肉”，福建的“拷扁橄榄”，上海的“牛轧糖”，那是我们冬日里最快活的时光。这时，我对年货有了新的认识：年货是中国人过年的好东西，是全国各地最富地方特色的产品。

毕业后分配在浙江，后调到上海工作，这期间我的工资收入提高了。江南是鱼米之乡富庶地，回家过年带给父母的年货更

丰富了。浙江的西湖藕粉、龙井茶、金华火腿、宁波年糕、萧山萝卜干、绍兴老酒；上海的香豆、大白兔奶糖、酒心巧克力、桂花年糕、玫瑰年糕、崇明糕、各种西式点心……应有尽有，琳琅满目。回家过年总是大包小包带上各种年货，都是我所在地的土特产，年味很浓。上海物

舌尖上的年货

宗容

业发达，是全国各地土特产的集散地，我母亲喜欢福建的线面、肉燕皮和“兴化粉”。在延安中路石门路口曾有一家福建土特产专卖店，我每年都去这家老店采购妈妈喜欢的年货。

转业到地方工作后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地方单位发的年货实惠得惊人：发鱼、发肉。“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背上还有一个

胖娃娃”，这是当年回娘家的真实写照。进入本世纪，出国多了，带给父母的年货也从“本地化”发展为“国际化”：日本的各式点心、意大利的费列罗巧克力、澳大利亚的葡萄酒、西班牙的橄榄油、俄罗斯的鱼子酱、以色列的芝麻酱……年货见证了我们的时代的发展，见证了我们的时代人的变化。

有了私家车，过年回家带年货更方便了。可是父母年纪大了，许多东西不能吃，给他们带什么年货好呢？我有些纠结了。问父母需要什么，他们说：“什么都不需要，你们回来看看就好，就够了。”

年货，在我心中就是一份亲情。回家探望父母，是送给老人过年的最好礼物！

七夕会

七夕会，是当年回娘家的真实写照。进入本世纪，出国多了，带给父母的年货也从“本地化”发展为“国际化”：日本的各式点心、意大利的费列罗巧克力、澳大利亚的葡萄酒、西班牙的橄榄油、俄罗斯的鱼子酱、以色列的芝麻酱……年货见证了我们的时代的发展，见证了我们的时代人的变化。